

丁傳靖輯

宋人軼事彙編
下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丁傳靖輯

宋人軼事彙編 下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臺二版

宋人軼事彙編 全二冊

每部基本定價六元正

編輯者 丁 傳 靖

發行人 朱 建 民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印刷所及
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一

丹徒丁傳靖輯

范諷 石延年 杜默 彭几 從子乘 第五十二

御史臺有閹吏。隸臺四十餘年。事二十餘中丞矣。頗能道其事。尤善評其優劣。每聲喏之時。以所執之挺。驗中丞之賢否。賢則橫其挺。否則直其挺。此語喧聞。凡爲中丞者。惟恐其挺之直也。范諷爲中丞。聞望甚峻。閹吏每聲喏。必橫其挺。一日。范視事次。閹吏報事。范視之。其挺直矣。范大驚。立召問曰。爾挺忽直。豈觀我之失也。吏初諱之。苦問。乃言曰。昨日見中丞召客。親囑庖人以造食。中丞指揮者數四。庖人去。又呼之。了甯教誡者數四。大凡役人者。受以法而觀其成。苟不如法。有常刑矣。何事喋喋之繁。若使中丞宰天下事。皆如此喋喋。不亦勞而可厭乎。某心鄙之。不覺其挺之直也。范大笑。慚謝。明日視之。挺復橫矣。東軒筆錄

石曼卿初登科。有人訟科場。覆考落數人。曼卿預其數。時方期集於興國寺。苻至追所賜勅牒。韓服數人皆啜泣而起。曼卿獨解韓袍還使人。露體戴幘頭。復坐談笑。終席而去。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。曼卿爲一絕句云。無才且作三班借。請俸爭如錄事參。從此罷稱鄉貢進。直須走馬東西南。類苑

康定間。河西用兵。石曼卿與吳安道遵路奉使河東。旣行。安道晝訪夕思。所至郡縣。考圖籍。見守令。按視

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。尙慮未足副朝廷眷使之意。而曼卿吟詩飲酒。若不爲意。一日安道曰。朝廷不以遵路爲不才。得與曼卿並命。今一道兵馬糧餉雖已留意。而切懼愚不能燭事。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。則事無遺舉矣。曼卿笑曰。國家大事。安敢忽耶。已熟計之矣。因條舉將兵之勇怯。芻糧之多寡。山川之險易。道路之通塞。纖悉俱備。如宿所經歷者。安道大驚服。以爲天下奇才也。澠水燕談錄

祕書省之西。切近大慶殿。故於殿廊闕角門子以相通。諸學士多得由角門至大慶殿。納涼於殿東偏。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望見有醉人臥於殿陛間。左右將呵遣之。詢之曰。石學士也。乃石曼卿。仁廟遽止之。避從旁過。鐵園山叢談

石曼卿爲集賢校書。游娼館。爲不逞者所窘。曼卿醉與之較。爲衛司所錄。曼卿詭怪不羈。謂主者曰。只乞就本廂科決。欲詰旦歸館供職。廂帥不喻其諠曰。此必三館吏人也。夢溪筆談

石曼卿磊落英才。知名當世。氣貌雄偉。飲酒過人。有劉潛者。亦志義之士。常與曼卿爲酒敵。聞京師河行王氏新開酒樓。遂往造焉。對飲終日。不交一言。王氏怪其所飲過多。非常人之量。稍獻肴果。益取名酒奉之。惟謹。二人飲噉自若。傲然不顧。至夕殊無酒色。相揖而去。明日都下喧傳有二仙來飲。久之乃知爲劉石也。歸田錄

石曼卿居蔡河下曲。鄰有一豪家。日聞歌鐘之聲。其家僮數十人。嘗往來曼卿之門。曼卿呼一僮問豪爲

何如人。對曰。姓李氏。主人方二十歲。並無昆弟。家妾曳綺紈者數十人。曼卿欲見之。其僮曰。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。然喜飲酒。屢言聞學士能飲。意似欲相見。試探之一日。果使人延曼卿。曼卿卽著帽往。坐於堂上。久之方出。主人著頭巾。繫勒帛。不具衣冠。見曼卿。全不知拱揖之禮。引曼卿入一別館。供帳赫然。坐良久。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。曼卿前。槃內紅牙牌十餘。其一槃是酒。凡十餘品。令曼卿擇一牌。其一槃是饌。亦令各擇五品。旣而二鬟去。有妓十餘人。樂器粧服亦皆整麗。一妓酌酒以進。酒罷。諸妓執果肴萃立其前。食罷。則分立左右。京師人謂之軟盤。酒五行。羣妓皆退。主人亦翩然而逝。略不知揖客。曼卿獨步而出。言豪者之狀。儼然不分菽麥。他日試使人通鄭重。則閉門不納。問其近隣云。其人未嘗與人通。往還鄰家亦不識面。古人謂之錢癡。信有之。

夢溪筆談墨客揮犀全同

石曼卿獨行京師。脩有豪士揖曼卿。語已而曰。公幸過我家。曼卿語諾。豪士顧從騎載之。同行入委巷。前抵大第。三四門乃至內堂。庭戶宏麗。施設錦繡。侍女珠翠延飲。求曼卿書字。曼卿寫已詩。籌筆驛等篇。豪士甚珍愛之。贈金帛可直數十百千。使騎送歸。初不知其誰何。後日尋之。迷不省所居。他日復遇於途。又贈金數十兩。云籌筆驛詩。意中流水遠。愁外舊山青。最佳。

詩話總龜此條與前事同而主人有雅俗之別矣

石曼卿一日語僧祕演曰。館俸清薄。恨不得痛飲。演曰。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。不數日。引一納粟牛監簿來。以宮膠十石爲贊。列醞於庭。演爲傳刺。曼卿愕然延之。乃問甲第何許。生曰。一別舍介繁臺之側。曼

卿語演曰。繁臺寺閣虛爽可愛。久不一登。其生曰。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。當具酒簌迎候。曼卿因許之。一日休沐。約演同登。演預戒生陳具閣下器皿肴核。冠於都下。石演高歌褰帶。飲至落景。曼卿醉喜曰。此游可記。乃以盆漬墨濡巨筆。題曰。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。生拜叩曰。塵賤之人。幸獲陪侍。乞掛一名。以光賤迹。曼卿大醉。握筆沈慮。目演揚聲諷曰。大武生捧研用事可也。演以爲言。竟題曰。牛某捧硯。永叔後戲以詩曰。捧硯得金牛。湘山野錄

石曼卿謫海州日。使人拾桃核數斛。人不到處。以彈弓種之。不數年。桃花遍山谷。孫公談圃

石曼卿通判海州。劉潛來訪之。曼卿迎之於石闔堰。與劇飲。半夜酒欲竭。顧船內有醋斗餘。乃傾入酒內。並飲之。至明日。酒醋並盡。每與客飲。露髮跣足。著械而坐。謂之囚飲。飲於木杪。謂之巢飲。以藁束之。引首出飲。復就束。謂之繫飲。更有鬼飲。了飲。鶴飲。鬼飲者。夜不燒燭。了飲者。挽歌哭泣而飲。鶴飲者。飲一杯登樹下。復再飲。廳後爲一庵。常臥其間。名曰。捫蝨庵。仁宗愛其才。嘗對輔臣言。欲其戒飲。聞之。因不飲。遂成疾而卒。夢溪筆談 參畫境錄

石曼卿以館職出判海州。官滿日。載私鹽兩船至壽春。託知州王子野貨之。時禁網疎漏。曼卿亦不爲人所忌。市內公然賣學士鹽。孔平仲談苑

石曼卿明道元年卒。平生與友人張生尤善。死後數日。張夢曼卿騎青驢。引數蒼頭。過生語曰。我今已作

鬼仙召汝偕往。張以母老固辭。曼卿怒登驢而去。顧生曰：汝太劣。吾召汝。汝安得不從？今當命補之同行矣。數日補之遂卒。補之乃范諷字。湘山野錄

曼卿卒後，其故人有見之者曰：我今爲鬼仙，所主芙蓉城，欲呼故人往遊，不得。忽然騎一素驪去如飛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，留詩一篇。其一聯云：鶯聲不逐春光老，花影常隨日脚流。歐公詩話

石曼卿天聖寶元間，以詩歌豪於一時。嘗於平陽會中，代作寄尹師魯一篇，詞意深美。曰：十年一夢花空委，依舊山河換桃李。雁聲北去燕西飛，高樓日日春風裏。眉背石州山對起，嬌波淚落粧如洗。汾河不斷天南流，天色無情淡如水。曼卿死後數年，故人關詠字永言，忽夢曼卿曰：延年平生作詩多矣，獨常以爲平陽代意一篇最爲得意，而世人罕稱之，能令此篇盛傳於時，在永言耳。詠覺後增演其詞，隱度入迷仙引聲韻，於是天下爭歌之。他日復夢曼卿來謝。事實類苑

石介作三豪詩，其略云：曼卿豪於詩，永叔豪於文，杜默師雄豪於歌也。永叔亦贈默詩云：贈之三豪篇，而我濫一名。默之歌少見於世，後見一篇云：學海波中老龍，聖人門前大蟲，皆此等語，甚矣介之無識也。吾觀杜默豪氣，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，食瘴死牛肉，醉飽後所發者也。作詩狂怪至盧仝，馬異極矣。若更求奇，便作杜默矣。林志

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，驚喜再拜，前馨折稱新昌布衣彭几，幸獲拜謁。既罷，熟視曰：有奇德者必有

奇形。乃引鏡自照。又捋其鬚曰。大略似之矣。只無耳毫數莖耳。年大當十相具足也。又至廬山太平觀。見狄梁公像。眉目入鬢。又前再拜贊曰。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。又熟視久之。呼刀鐸者。使剃其眉尾。令作卓枝入鬢之狀。家人輩望見。驚笑。淵材怒曰。何笑。吾前見范文正公。恨無耳毫。今見狄梁公。不敢不剃眉。何笑之乎。耳毫未至。天也。剃眉人也。君子修人事以應天。奈何兒女子以爲笑乎。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。所謂傷古人之不見。嗟吾道之難行也。墨客揮犀

淵材好談兵。曉大樂。通知諸國音語。嘗詔曰。行師頓營。每患乏水。近聞開井法甚妙。時館太清宮。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。無水。又遷掘數處。觀之。四旁遭其鑿掘。孔穴棋布。道士月下登樓之際。顰額曰。吾觀爲敗龜殼乎。何四望孔穴之多也。淵材不懌。又嘗從郭太尉遊園。咤曰。吾比傳禁蛇方甚妙。但咒語耳。而蛇聽約束。如使稚子。俄有蛇甚猛。太尉呼曰。淵材可施其術。蛇舉首來奔。淵材無所施其術。反走汙流。脫其冠巾曰。此太尉宅神。不可禁也。太尉爲之一笑。嘗獻樂書得協律郎。使余跋其書曰。子落筆當公。不可以叔姪故盜美也。余曰。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。善談兵。曉大樂。文章蓋其餘事。獨禁蛇開井。非其所長。淵材觀之。怒曰。司馬子長以鄙生所爲事事奇。獨說高祖封六國爲失。故於本傳不言者。著人之美爲完傳也。又於子房傳載之。欲隱實也。奈何言禁蛇開井乎。聞者絕倒。墨客揮犀

紹聖初。曾子宣在西府。淵材往謁之。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。用士人爲良。子宣喜之。旣罷。與余過興國。

寺和尚食素。分茶甚美。將畢。問奴楊照取錢。奴曰。忘持錢來。奈何。淵材色窘。余戲曰。兵計將安出。淵材以手捋鬚。良久。目余。趨自後門出。若將便旋然。余迫之。淵材以手挈帽。褰衣走如飛。余與奴楊照過二相公廟。淵材乃敢回頭喘立。面無人色。曰。編虎鬚。撩虎頭。幾不免虎口哉。余又戲曰。在兵法何計。淵材曰。三十六計。走爲上計。墨客揮犀

淵材迂闊好怪。嘗蓄兩鶴。客至。指以誇曰。此仙禽也。凡禽卵生。而此胎生。語未卒。園丁報曰。此鶴夜產一卵。大如梨。淵材面發赤。訶曰。敢謗鶴乎。卒去。鶴輒兩展其脰伏地。淵材訝之。以杖驚使起。忽誕一卵。淵材咨嗟曰。鶴亦敗道。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。自今除佛老子之語。予皆勘驗。又嘗曰。吾生平所恨五事。人間其故。淵材斂目不語。久之曰。吾論不入時聽。恐汝曹輕易之。問者力請其說。乃曰。一恨鱗魚多骨。第二恨金橘太酸。第三恨蓴菜性冷。第四恨海棠無香。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。聞者大笑。淵材瞠目曰。諸子果輕易吾論也。李丹大夫客都下。一年無差遣。乃授昌州以去。家遠。改鄂倅。淵材聞之。吐飯。大步往謁。李曰。今日聞大夫改授。鄂倅有之乎。李曰。然。淵材悵然曰。誰爲大夫謀。昌佳郡也。奈何棄之。李驚曰。供給豐乎。曰。非也。民訟簡乎。曰。非也。然則何以知其佳。淵材曰。天下海棠無香。昌州海棠獨香。非佳郡乎。聞者傳以爲笑。冷齋夜話

淵材遊京師十餘年。其家饋粥不給。父以書促歸。跨一驢。攜一布囊。親舊聞淵材還。相慶曰。布囊內必金。

珠也。君官爵雖未入手，且使父母妻子脫凍餒之厄。囊內所有，可早出之。彭乃喜見鬚眉曰：「吾富可敵國，汝可拭目以觀。」既開囊，李廷珪墨一丸，文與可墨竹一枝，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巨束。冷齋夜話

彭乘爲翰林學士，文章誥命尤爲可笑。有邊帥乞朝覲，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，詔曰：「當俟蕭蕭之候，爰堪靡靡之行。」田況知成都府，會西蜀荒歉，况始入劍門，卽發倉賑濟。既而上表待罪，乘又批答曰：「纔度巖巖之險，便興惻惻之情。」王琪滑稽，及乘死，琪爲挽詞，有最是蕭蕭句，無人繼後風之句。東軒筆錄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，參軍范宗翰上啓責之曰：「王氏之琪，珪玕瓊器，盡璫珎，韓氏之綜絳，緝維才皆經緯，非蔭而得，由學而然。」香齋續聞

范鎮 從孫祖禹 祖禹子溫 第五十三

范景仁父名文度，爲蜀孔目官。事張乖崖時，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，不知其何以知之。但默觀一小冊，每鉤距得人陰事，必記之冊上。書訖入箱，封題甚密。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。然每觀小冊，則行事多殺人，或行法。一日乖崖方觀小冊，忽內迫遽起，不及封箱。文度遽取毀而焚之。乖崖還見几上箱開，已色變。啓觀小冊，已失之。文度遽前請命曰：「乃某毀而焚之，願以一命代衆死。」乖崖徐曰：「貸汝一死，汝子孫必有興者，自是益用之。」默記

薛簡肅知成都，范蜀公方爲舉子，一見愛之。館之府第，每曰：「范君廊廟人也。」公益自謙退。乘小駟至銅壺

閣下卽步行趨府門。踰年人不知爲帥客也。簡肅還朝。載蜀公以去。或問簡肅曰。自成都歸得何奇物。曰蜀珍產不足道。吾歸得一偉人耳。邵氏聞見錄

范忠文公在蜀。始爲薛簡肅公所知。及來中州。人未有知者。初與二宋相見。二宋亦莫之異。一日相約結課。以長嘯却胡騎爲題。公賦成。二宋讀之。不敢出所作。旣而謂公曰。君賦極佳。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。每句之內各添一者如何。公欣然從之。曲洧舊聞

故事。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。則必越衆抗聲自陳。雖考校在後。必得升等。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一甲。獨范景仁避不肯言。等輩屢趣之。皆不應。至第十九人。東都事略作七十九方徐出。拜命而退。時

已服其靜退。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。石林燕語

召試學士院詩。用采霓字。學士以沈約郊居賦。雌霓連蜺。讀入聲。謂景仁爲失韻。由是除館閣校勘。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。非霓不可讀平聲也。當時有學者皆爲憤鬱。公處之晏然。名臣言行錄

熙甯初。王荆公始用事。公以直言正論折之。不能勝。上章乞致仕。遂落翰林學士。以本官致仕。舍人蔡延慶行詞。荆公不快。自草制醜詆。明日。蔡具以制辭出於荆公爲解。公笑誦其詞曰。材無稱職之能。某披襟當之矣。內有懷利之實。則夫子自道也。公旣退居。專以讀書賦詩自娛。久之。以二人肩輿歸蜀。極江山登臨之勝。暮年而後還。元祐初。特起公。詔曰。西伯善養。二老來歸。漢室卑詞。四臣入侍。爲我強起。無或憚勤。

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。公辭云：六十三而求去，蓋以引年。七十九而復來，豈云中禮卒不起，先是神宗山陵會葬陵下。蔡京見公曰：上將起公矣。公曰：某以論新法得罪先帝，一旦先帝棄天下，其可因以爲利乎。紹聖初，章惇蔡卞欲斥公爲元祐黨。蔡京曰：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，非黨也。惇卞乃已。邵氏聞見錄

熙甯末，范景仁以論青苗法致仕，猶居京師者三年。時王禹玉執政，與景仁久同翰林。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，樂飲終日，不以爲嫌。元祐初，熙甯元豐所廢舊臣皆畢集於朝，獨景仁不至。世尤以爲高。石林燕語

范景仁致仕，一朝思鄉里，遂輕裝入蜀。故人李才元知梓州，枉道過之，歸至成都，日與鄉人樂飲，散財於親舊之貧者，遂遊峨嵋、青城、下巫峽，出荆門，歲暮乃還京師。在道作詩二百五篇。詩話總龜

范蜀公素不飲酒，又詆佛教。在許下，與韓持國兄弟往還，諸韓皆崇此二事，每譏集。蜀公未嘗不與，極飲盡歡。少間則以談禪相勉。蜀公頗病之，子瞻時在黃州，乃以書問救之之術，曰：麴蘖有毒，平地生出，醉鄉士偶作祟，眼前妄見佛國。子瞻報書，亦欲有以曉公，公終不飲。避暑錄話

蜀公居許下，於所居造大堂，以長嘯名之。前有茶蘼架，每春季花盛時，宴客於其下。約曰：有飛花墮酒杯者，釀一大白。或語笑喧譁之際，微風過之，則滿座無遺者。當時號飛英會。曲洧舊聞 誠齋雜記

李方叔言：范蜀公將薨數日，鬚眉皆變蒼黑，眉目郁然如畫。東坡云：平生虛心養氣，數盡神往，而血氣不衰，故發於外如是。范氏多四乳，故與人異。忠文立德如此，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。曲洧舊聞 誠齋雜記

范蜀公曰。家中子弟。連名百字。幾乎盡矣。至百發百中。亦取以爲名。李廌曰。百伶百利。百巧百窮。必不取以爲名也。蜀公大笑。師友談記

范祖封。忠文公之孫也。嘗夢忠文言。我墓前石人。石羊。石虎。長短大小皆踰制。如我官未應得也。汝可亟易之。祖封既久忘其夢。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。石人一折其手。一斷其身。乃始驚懼。徧與親舊言其事。或曰。忠文死。猶守禮不踰。況生前乎。師友談記

范淳夫爲諫官。按他書祖禹字俱作淳夫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。衍每至園。不敢高聲。謂其徒曰。范諫議一言到上前。吾輩不知死所矣。鶴林玉露

朝廷旣相溫公。申公詔起蜀公。蜀公以書問祖禹。祖禹言不當起。蜀公得書大喜曰。是吾心也。吾所欲爲。君實已爲之。何用復出。又與親舊書曰。比亦欲出而三郎勸止。名臣言行錄

祖禹除正言。客有言於溫公。以言路必能協濟。溫公正色曰。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。殆不言也。名臣言行錄

范忠宣之罷。公嘗論列。客有謂忠宣曰。淳夫亦有言何也。忠宣曰。使純仁在言路。見宰相如此。亦豈可默也。名臣言行錄

東坡好戲謔。語言或稍過。范淳夫必戒之。東坡每與人戲。必曰。勿令范十三知。晁氏客語

范內翰祖禹作唐鑑。名重天下。坐黨錮事久之。其幼子溫。原注按東都事略作仲溫字元實。與吾善。政和初。爲其盡力朝

廷還其恩數。遂官溫焉。溫實奇士也。一日遊大相國寺。諸貴璫蓋不知有祖禹。獨知有唐鑑。見溫。指目相謂曰。此唐鑑兒也。又溫嘗預貴人家會。貴人有侍兒善歌。秦少游長短句。坐間略不顧溫。溫亦謹不敢吐一語。及酒酣歡洽。侍兒始問此郎何人耶。溫遽起叉手而對曰。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。聞者多絕倒。又嘗與吾論時勢。及開元天寶之末流。元實曰。天寶之勢。土崩瓦解。異乎今日魚爛也。時魯公亦痛悔。一日喟然而嘆。數謂吾曰。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意。若可救藥乎。吾語元實。元實大喜。語吾曰。公之大人有此心。豈獨海內乃公之福。弟恐難得好湯使多嚙不下耳。元實亟書報二公。而二公是歲皆下世。元實亦爲寵妾紅鸞所困。得傷寒。數日殂。可傷哉。鐵園山叢談

范蜀公孫祖平陷虜。虜不以爲官。傭奴之。先君使以東坡所爲蜀公銘白。曰。我官人也。虜曰。東坡書之。不疑矣。則釋之。先君資以歸。洪忠宣行狀

陳升之 王珪 吳充 馮京 元絳 第五十四

熙甯間。高麗入貢。所經州縣。悉要地圖。所至皆造送。至揚。牒州取地圖。時丞相陳秀公守揚。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。倣其規模。供造。及圖至都。聚而焚之。以其事聞。夢溪筆談

陳秀公治第於潤州。極宏壯。池館綿數百步。宅成。公已疾甚。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。人謂之三不得。居不得。修不得。賣不得。夢溪筆談

王禹玉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。

石林燕語

王禹玉爲翰林。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蕊珠殿。賜紫花墩令坐。踰數刻方罷。明年英廟上仙。珪挽詞

有云。曾陪蕊珠殿。獨賜紫花墩。

墨莊漫錄

京師春秋社祭。多差兩制攝事。王僕射珪爲內外制十五年。祭社者屢矣。熙甯四年。復以翰林承旨攝太尉。因作詩曰。晨光初動曉驂催。又向靈壇飲社杯。自笑治鸞不辭醉。明年強健更須來。是年冬。遂參知政事。

東軒筆錄

詩據
續真子改正誤字

王岐公在翰林時。中秋有月上。問當直學士是誰。左右以姓名對。命小殿對設二位。召來賜酒。俄頃宣至。公奏。故事。無君臣對坐之禮。乞正其席。上云。月色清美。與其醉聲色。何如與學士論文。若要正席。則外庭賜宴。正欲略去苛禮。放懷飲酒。公固請不許。再拜就坐。上引謝莊賦。李白詩。稱美其才。又出御製詩示公。公歎仰聖學高妙。每起必勅內侍扶掖。不令下拜。夜漏三鼓。上悅甚。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。內侍舉牙床。以金鑲水晶研。珊瑚筆格。玉管筆。皆上所用者。公應之。略不停綴。都不蹈襲前人。盡出一時新意。仍稱所長。人人得其歡心。悉以呈上。上曰。須與學士潤筆。遂各取頭上珠花簪。公幘頭戴不盡者。置公袖內。宮人旋取鍼線縫公袖口。宴罷。月將西沉。上命徹金蓮炬。命內侍扶掖歸院。都下盛傳天子請客。

錢氏私志

明年中秋。公已參政。蔡確爲學士。上講故事。命宮嬪求詩。蔡奏稱才思短澀。酒再行而止。

左右不悅云。這個學士。何須鍾愛云云。

宋稗類鈔。又堯山堂外紀。與此同。末語云。學士材均未知何所本也。堅瓠集末段。與宋稗類鈔同。

韓康公王荊公之拜相也。王岐公爲翰林學士。被召命詞。既授旨。神宗因出手札示之。曰。已除卿參知政事矣。國朝以來。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學士補其處。世謂之潤筆參政。却掃編。西湖志餘云。宋朝故事。翰林學士草宰相制。或次補執政。謂之帶入。大觀三年六月八日。何執中登庸。四年六月八日。張商英登庸。皆張璪卿草制。訖無遷擢。蔡京謫太子少保。璪卿當制。力詆之。謂神傳誦。京復相。出榮鄉知杭州。明年六月八日。宴客中和堂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。正同此日。乃作長短句紀其事。未幾。以故官召。遽卒。

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。其家送潤筆金帛外。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。杜荀鶴及第試卷。亦是一種。石林燕語。

王岐公詩。喜用金玉珠璧字。以爲富貴。其兄謂之至寶丹。

後山詩話。王直方詩話云。王禹玉詩。世號至寶丹。有人云。詩能窮人。且試作些富貴語。看如何。思案。

數日。得一聯云。腰腰化爲紅玳瑁。眼睛變作碧琉璃。

元豐末。司馬文正資治通鑑成。進御。丞相王珪蔡確見上。問何如。上曰。賢於荀悅漢紀遠矣。罷朝。中使以

其書至。政事每集。合縫用容思殿寶章。容思殿上觀書之地也。舍人王震等來觀。丞相笑曰。君無近禁樹

以言上所愛重者。邵氏聞見錄。

熙甯間。王禹玉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遺言。乞度爲女真。勅特許披戴。賜名希真。仍賜紫衣。號

冲靜大師。

類苑引倦游錄。

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。奉佛至謹。臨終屬其夫曰。卽死願落髮爲尼。及死。公奏。乞賜

法名師號。斂以紫方袍。王荊公子雱少得心疾。逐其妻。荊公備禮嫁之。好事者戲曰。王太祝生前嫁婦。鄭